

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

00

云

1.3
1

社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

(一)

云南省编辑组

云南人民出版社

12281.3
y971
231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

(一)

云南省编辑组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昆明

12281.3

60339

责任编辑：张 立
封面设计：徐荣灿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

(一)

云南省编写组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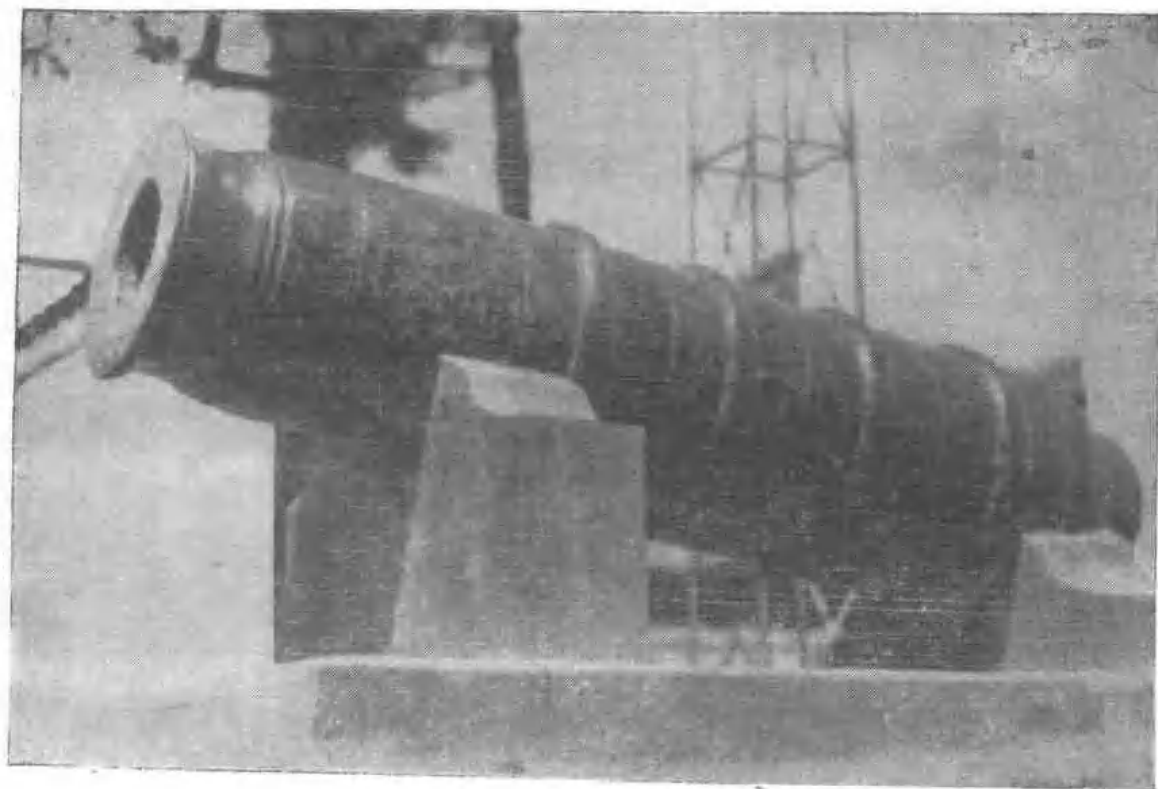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3.75 字数：311,000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11116·125 定价：2.30元



1858年杜文秀起义军在腾越（今腾冲）缴获的清军“大神威”炮



杜文秀大元帅府议事厅



杜文秀大元帅府议事厅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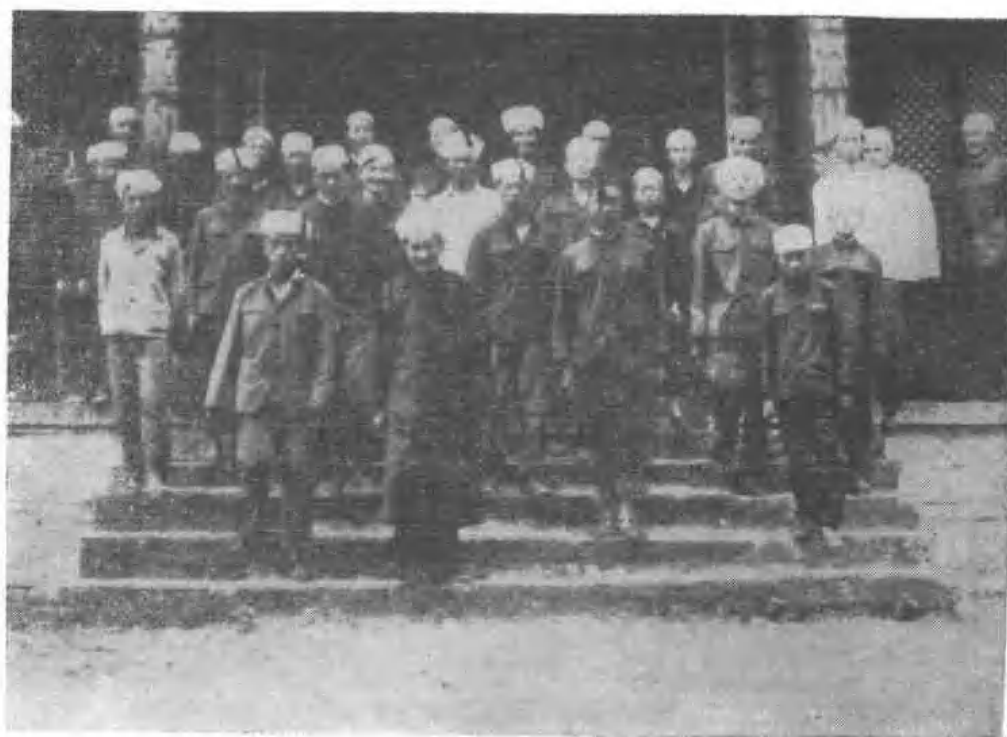
位于大理郊区下兑杜文秀之墓



大理杜文秀帅府“紫禁城”遗址



马惠亭阿訇向穆斯林宣讲教义



穆斯林礼拜结束后步出礼拜寺



巍山大围埂清真寺教拜楼



饲养菜牛是回民的重要家庭副业

出版说明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主持编辑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本《丛刊》的资料搜集和编辑整理工作，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有关地区 and 单位集体进行的。早在解放初期，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有关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开展民族工作，就曾组织民族研究方面的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过调查。1956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秉承党中央指示，进一步组织了若干调查组，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在编写《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过程中，又做了必要的调查。现将历次调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由各有关单位分别加以整理，编辑出版，这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大多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材料，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不准确和不全面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
《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

目 录

滇南沙甸回族农村调查·····	(1)
永建回族自治县社会调查·····	(20)
寻甸县回族社会经济情况调查·····	(28)
寻甸县两个回族村社会经济调查·····	(36)
永平县曲硐回族社会经济情况调查·····	(39)
保山县回族社会情况调查·····	(45)
鲁甸县回族社会历史调查·····	(50)
腾冲县乌索回族社会情况调查·····	(55)
腾冲县回族分布情况调查报告·····	(59)
下兑的历史和现状·····	(62)
楚雄县马家庄回族社会经济调查·····	(65)
玉溪地区回族社会经济调查·····	(68)
东川市联合乡回族社会历史调查·····	(73)
解放初昆明回族社会经济调查·····	(76)
楚雄、丽江、峨山等地回族情况访问杂记·····	(89)
昆明地区回族饮食习俗调查·····	(95)
昆明地区清真寺调查·····	(97)
大理地区杜文秀起义历史调查·····	(109)
保山杜文秀起义历史调查·····	(119)
腾冲杜文秀起义历史调查·····	(130)
赛典赤·赡思丁史料三件·····	(138)
杜文秀起义碑刻七件·····	(146)
杜文秀起义资料五件·····	(165)
杜文秀起义史料一组·····	(182)
杜文秀起义史料辑·····	(192)
云南《清真铎报》简介·····	(203)
大理回族与伊斯兰教·····	(208)
后 记·····	(215)

滇南沙甸回族农村调查

江应梁

一、地理位置

由昆明乘滇越铁道火车南行，经开远到碧色寨，换乘个碧石铁道的小型火车，西南行至蒙自，转而西北行，经十里铺、雨果铺、江水地到鸡街。这是个碧石铁道的一个中心站，铁道由这里分正南与西北两线，西北线经建水而达石屏，南线直达个旧，所以，鸡街这一个小地方，不仅是个碧石铁路上中的一个中心点，而且是开远、蒙自、建水、个旧四县的中心地。从鸡街到上述四县的县城所在地，里程距离都差不多。沙甸便是紧邻鸡街的一个村寨，位于鸡街车站之北约二里许。在地方行政系统上，沙甸是属于蒙自县鸡街镇的一个乡村。

立鸡街车站北望，十余方里的一个平坝，阡陌相连。平坝北面一带红土色的小山峰，中间有一峰状似凤凰回头后顾，又象金鸡埋首而卧，峰麓与平壤相接处，便是沙甸村寨。村落沿山南麓而建，东西长达三里余，包括两个村寨，西面的大寨是沙甸本村，东面是本村扩展出去的一个新寨，俗称金鸡寨。村寨前一条大河，名沙甸河。河水发源于个旧属之乍甸，流经沙甸村寨前，到开远汇入临安河，流入南盘江。1933年开蒙垦殖局成立，凿龙公河以泄草坝积水，垦出草坝平原耕地八万余亩，河水即由草坝西北经黑冲峡而汇入沙甸河中。

沙甸村位居东经103度，北纬23度半，海拔1200公尺。其地在纬度上比昆明低一度，海拔低于昆明约600余公尺，所以气候较比昆明炎热。夏天室内最高温度可到90°F，冬天最低温度为华氏表45°F，偶见微霜，落雪则为数十年稀有的奇迹。所以甘蔗、香蕉等热带植物最适宜栽种。

二、村寨外貌

我到沙甸调查的时候，是1949年9月2日至13日，正是初秋。田亩里一片翠绿的甘蔗，长得比人还高。穿过蔗田走近村边，先听到潺潺的水流声，踏上河堤，便看到横挡

村前的沙甸河。河面宽四、五丈，堤上老树参天，有合抱四周的大榕树。河面上成群的花鹅白鹅，随波俯仰，仪态万千。村童们脱光了衣裤，与白鹅争泳水面。跨过一座拱圆的大石桥，便到了沙甸村的寨前。村寨房屋沿山麓而建，层层堆叠，如层楼重阁。全村四百余栋房屋，全都是粉墙瓦房，有雄壮高巍、绿瓦红墙的礼拜寺，有深庭大院，花木蓊茵的古式建筑，有浅门窄户，白木小楼的乡村建筑。多数人家都有着大小不等的园子。园里种的有石榴、香蕉、无花果、枣树、绿竹，有高达十丈，枝叶如盖、香满园林的白兰花。每家几乎都种着盛开的夹竹桃，花朵较昆明所见的约大一倍，从短墙里伸出来，使幽静的农村，增添了许多繁华的气氛。从房屋外貌上看，使人感觉到这里的农村经济很富裕，家家住瓦房，处处有园林。这一点，不是云南境内的一般农村中所能见到的；一个村落有近千户人家聚居，也不是云南这个贫瘠的省境内所能多见的。

沙甸全村人口，镇公所的登记册上所记的是480户，2700人。实际上，因为一户常包括二、三家人，如弟兄已分家仍以一户应名，亲属同居分炊仍报一户等情，所以实际人口当在900户以上，5,000人上下。全村九百多户人全都是回族，五千丁口中虽然有十余丁口是汉人而非回族，但这都是外地来村中的佣工或临时工匠，并非落籍沙甸的村民。因为这种原因，于是形成了沙甸实际生活与外貌都异于其他农村的特殊村寨。下面叙述的是由宗教而造成的村寨特点：

全村宗教气氛异常浓厚。村中一个大礼拜堂，可容纳二、三百人礼拜。金鸡寨一个礼拜堂，可容纳百余人。白氏私立的养正学校内一个小礼拜堂，可容纳二、三十人。每天经常是五次礼拜，天还未明时，便可听到礼拜堂的钟声，接着是叫拜人在礼拜寺的高楼上用阿拉伯语高声的叫拜声，四围人家里匆忙的脚步声；夕阳黄昏中，坐在河边石桥上，听着礼拜堂的钟声，可以看到一群群包着白头或戴一顶白小帽的老者、壮男、青年们匆匆走进礼拜寺，几分钟后，又可以看见他们悠然地踱出礼拜堂，在闪烁的星光下，一个个白头影子在村道上行走。

回教的教义是以助人为乐事的。同教之人，在宗教的感化下，相亲如父子兄弟。因为信仰及生活上的方便，男女嫁娶必以同教人为对象，因此，沙甸近千户人家，数百年互为婚姻，差不多都互相有点亲谊关系。于是，村民生活，便经常在一种合作协调的情调下度过。

每天五次礼拜，每次礼拜前必行小洁身一洗脸，漱口，灌鼻，净手足，还得穿上洁净的衣裳。因此，村中男女，都清洁整齐。小孩们也都手脸洗得干干净净的，男孩子尚偶有破衣赤足者，女孩子一到十岁左右，必定穿着洁净的蓝布旗袍、长袖、长袜、布鞋。依回教教规，女子身体的任何部分，都不能裸露以示人。沙甸的女孩子们，只少了戴上面罩及手套，否则真可说是严守教规了。因为全村都是回教，所以没有养猪的人家，这一点，使整个村落的道路及空地上，随时保持着清洁。

沙甸这一个农村，虽说是一个村寨，但在实际生活和外貌上，都和内地农村多少有些不同。例如在一般农村里，纵虽是二三十户人家，也少不了茶铺、饭店、酒馆，甚至烟馆、赌场，但沙甸这个近千户人家的大聚落，全村仅有一间茶铺，且顾客寥寥无几，饭馆虽有一、二家，主要主顾也是过往的客人，酒店、烟馆都没有。村人虽也有抽大烟的，但人数却不多，聚众赌博这类事几乎见不到。这种现象，一部分原因固由于宗教信

条限制了村民们的活动，再则村中父老都能以身作则地对村民起模范作用，此不仅使这个农村，在生活上减少了许多不正常的消费，而且在生产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点，留待下面再讨论。

回教徒每天第一次礼拜是在天未明时，这正可养成沙甸人起早睡早的习惯。沙甸村民的勤苦，实不仅天明即起，早在子夜三点钟时，已可听到村中牛马项下铜铃的响声。赶远路、运粮食、驮菜蔬的牛车马龙，这时已成群结队地出动了。所以，村民对于天未明即起床做礼拜并不认为过早。再看村中田地上的工作，一道埂，一条沟，都经整齐认真地挖掘堆砌，充分显示出沙甸村民对农事工作所下的功夫。村中有一句流行的俗语说：“若要心不闲，赶马种菜园”，这两件事，正是沙甸人的主要职业。从这一句自道的俗语里，可见出沙甸村民的勤苦精神。

从上述外貌观察，可以看出沙甸这个农村的特色是：村民的经济状况，比云南省境内一般农村富裕；宗教支配了村民全部的生活，养成他们勇敢、勤苦、耐劳、清洁的习惯；减少了一般农村中通常易见的堕落的习惯与不良的嗜好；全村人民在一种合作、协调的气氛中度着岁月。

三、村民来历

沙甸初名黑角棚，或称黑角林。据村中父老相传，境内原系沙人所居，所以称为沙甸。回民移来后，初向沙人收购平原中田地，田亩逐渐转移于回民手中，沙人乃逐渐迁离此地而向南移居。今境内已无沙人踪迹，而沙甸一名却是由此而起。这传说大体可靠，我们可以从许多事情得到证实。

沙甸及其附近区域，昔日本是彝人的聚居区，这在地方志书上可以寻见零星的记载。今开远、蒙自境内散居的彝人，其名称达十一种类之多，且包括藏缅Tibeto-Burman，掸台Shan or Tai，蒙克mon-khmer三大语系的边民。沙人属于台语系中的一个支派，与摆彝、依人、仲家等同族。此类边民聚居区域，在地理上有一个统一的特点，一般是平原地带，气候较热，近河流，水利方便。云南通志及滇系等书所载：“樊人居卑湿之地，性耐热，日就清泉沐浴”（按：诸书所谓樊人，即指今摆彝而言），是近于事实的记载。沙甸这个平坝，正适合了上述地理条件。如果沙甸附近过去确曾为彝人聚居区，则沙甸平坝，在地理环境上，并不适于藏缅或蒙克语系的边彝居住，而天然地是台语系边彝的理想住地。目前沙人的主要散居地是富宁、丘北、广南、泸西、砚山、马关诸县县境，这与沙甸父老传说的沙人向南移居的情形，正相符合。

现时沙甸邻近二三十里路以内散居的彝人，以土佬为最多，鸡街镇所属的红寨、沙翁、阿乃、四水庄、龙潭、鼠鼠地、哨上、乐家巷、滥泥寨、羊毛白、小石岩、黄坡等地，全是土佬的村寨。这些土佬，已没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完全通用汉语。衣饰亦与汉人近似，仅妇女们多一个青布包头。从语言及服装上，已看不出他们是属于那一个语系的边民，但稍南的麻栗坡、马关、文山等地的土佬，他们尚有自己民族的语言。据一般

学者研究，都把他们归入台语系中。由此可证实沙甸及其邻近地，在若干年前必为台语系边民的主要聚居地。

在鸡街草坝的各地街场上，所看到来赶街的彝人，最多的是土佬，其次是保楞，此外还有濮曼和苗人。在沙甸附近的冲坡哨、大朋旧、小朋旧、湾仔、全罗等地，都有保楞村寨。我曾到冲坡哨去看过，其地在沙甸东北约七里，寨子里三十多家人，全是保楞，但汉化的程度很深，成年的人尚能讲彝语，十余岁的小孩便只能听而不能讲了。村寨交谈都以汉语为主，衣服装饰大致同于汉族，吃的虽然仍以玉蜀黍及小米为主要食粮，但烹调法都已汉化，且知栽种菜蔬，田地耕种也已舍弃刀耕火种的原始方法而全用锄耕、牛犁。村寨中三分之二的人家养有耕牛，每家养牛一二头，最多的养到九头，这些牛除犁地外，尚可用来拉车运货，足见此村保楞，不仅能锄耕，且能经商了。在冲坡哨尚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过去全寨每家人都多少有几亩田地，近年来陆续被汉族收买，目前冲坡哨的寨民，多数已经没有田产了。由这一件近事，可以证明当年回民迁来沙人区，向沙人买地的这段历史，是有可能而非虚构的了。

沙甸九百余家回教徒，究竟何时由何地迁来？这问题无可确考。据村中父老传说，都道是明代中年。最初迁来的是金家，其次白家，再次王家。现村中以林、王二姓最多，二姓户口合计占全村人口三分之二。马姓有百余家，白姓有四十余家，此外张、金、沙、陈、李，各有十余户，余、苏、丁、纳、赛、田、叶、虎，各仅一二户至三五户不等。下面把访问得到的各家移居沙甸的情形分别叙出，以窥见村民的来历：

林姓——全村林姓约三百余家。据八十一岁的林维清老先生说：林家祖籍福建，是商朝比干的后裔，始祖林钟。元至元时随咸阳王瞻思丁来滇，官昆明城守城参将，后由昆明移居石屏大水，再由石屏分支移居沙甸，移来沙甸的年代当在明季中年以后。

王姓——全村约二百余家，是移居沙甸回民的第三姓，由石屏迁来。

马姓——全村约百余家。据八十一岁的马忠喜、七十八岁的马玉廷、七十五岁的马信斋、七十二岁的马崇安几位老先生说：村中百余家马姓，是同姓不同宗的五大家。五家的始祖都是由建水迁来，早的在明代，迟的在清末，其中一家是建水马汝为之后，咸丰丙辰杜文秀起事时，乃由建水移住沙甸，这一家同宗的马姓现在村中有十余户。

白姓——全村约四十余家，皆同宗，始祖在明嘉靖时自石屏移来。当时全村仅有金姓数家住今村中西排一带，白家移来，在金姓上一台山麓建屋居住。

金姓——全村约十余家，是最初移居沙甸之一姓。据八十五岁的金万清和六十九岁的金成谟两老先生说：迁来的年代已不可考，大约在明万历时。初来时在村西之龙潭口建屋居住，今龙潭前鱼峰小学校址，便是金姓老屋捐赠与学校者。

张、沙、李、陈等姓——每姓十数家至二十余家不等，都是从建水石屏迁来的，迁来年代不详。

叶、田、赛、丁、纳等姓——每姓数家，各家迁来地址及时间均不详。

苏、余二姓——各仅二三家，迁来地点及时间均不详。

虎姓——仅二家，据说在清宣统时从昭通迁来。村人忌言虎，称其为猫。按虎姓，余在圭山撒尼阿细族中曾见之。此沙甸虎家，或从东部彝人迁来同化于回教者。

沙甸大族白家、林家，据说都有家谱，惜余未得亲见。根据上面诸族父老口述，沙

甸村民的来历大约是这样：在明代中年以前，沙甸这地方全是沙人所居住。大约在嘉靖或万历年间（公元十六世纪初至十七世纪初），有金姓、白姓回教徒由石屏迁居沙甸区，向沙人购买田地而耕，后来因同教互相招引，渐聚成一个回教村落，终于把原有土著沙人的田地尽数买过来，使沙人全部离开本境移居他处。这样陆续迁移，到了清代中年，聚居的人家已经不少了，咸丰时杜文秀事起（杜事始于咸丰五年，公历1855年，结束于同治十二年，公历1873年），各地回教徒因求聚族以自保，所以都相率迁居沙甸。马家马汝为之后的一支，是咸丰丙辰（1856年即杜文秀起事之翌年）由建水移来，可知在杜事演变的十九年间，在沙甸移民史上是一个重要时代。今沙甸东面的金鸡寨，实际并非独立村寨，而是沙甸的扩充区域。父老言在他们年轻时的记忆中，这地方全是一片高粱、包谷地。清末，村中人口日渐增多，地不敷住，乃向村外东首扩地建屋，到民初乃成为一个村寨，现则两村房屋几乎可以连接而成为一个村落了。从这种情形看，清末民国初沙甸村人何以突然大量增加，杜文秀事件必然有着直接影响。

近年来，沙甸村民的移居情形恰恰与过去相反，就是移入的减少甚至没有，而移出的却日渐增加。移出的原因、途径有三：一是由于就业、从军、读书，常有举家迁居昆明、开远及其他各地者；二是开蒙垦殖局开垦草坝农场，建筑新村，蚕桑公司在草坝设立养蚕机构，垦局的主持人杨文波先生也是回教徒，所以招致了一部分沙甸人迁居到草坝去；三是沙甸的耆绅白亮诚先生在车里、佛海、南峇境内设立思普企业局，那里有农场，有茶厂，有纺纱厂，十年内招致了沙甸的男女数百人移往边疆去。

这里作者附带访问到一点关于沙甸回教徒的民族史。因为向村中父老们访问村人迁来的渊源，几位父老答复我说：要追究我们原始的迁来地，可以说我们的祖宗都是从阿拉伯迁来的。唐时回教传入中土，曾有八百阿拉伯回教徒来东方传教，奉旨居江西湖广境内。这八百教徒都是男子，娶汉女为妻，子孙相传，便是今日的回教人民。这话姑勿论有无史实可据，但若仅就云南境内的回教血统言，则其血系中可能有阿拉伯血统，却是史有可证的。而且这史实并不远在一千二百年前的唐代，而是六百年前的元初。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蒙古忽必烈灭大理据云南。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公元1275年），以咸阳王赡思丁为云南平章政事。赡思丁是阿拉伯人，据元史及新元史赡思丁传载，太祖征西域，赡思丁率千骑迎降，命值宿卫，赐号赛典赤。可知赡思丁非单身降元，而是率领上千数的阿拉伯人同官中国的。他主政云南六年，至元十六年，卒于滇中，长子纳速拉丁，亦官云南路宣慰使，迁金齿等路宣慰使；三子忽辛，官云南诸路转运使，大德元年擢云南行省右丞；幼子马忽速，官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纳速拉丁子忽先，官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沙的官云南行省右丞。一门三代，官云南而见诸史传者便达六人，可推知赛氏家属及所率领的阿拉伯人留居滇中者为数当不少。今沙甸村民，且有自承是咸阳王的直系后裔者。下面两事皆沙甸父老所言：

一、赛、沙、纳、马、白、丁诸家，都自承是咸阳王的后裔，所以不姓赛的原因，据说王死时因已功高，恐子孙遭忌受害，乃分其族人为多姓，故今子孙虽属咸阳王之后，并不一定完全姓赛。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很牵强，其实赛典赤子孙可能不姓赛，而不必作如上牵强的解释。据元史本传载，赛子五人：长纳速拉丁，次哈散，次忽辛，次苦速丁，次马速忽。据此，则这五人的后裔，便很可能不姓赛而姓纳、哈、忽、苦、马。

又纳速拉丁子伯颜，其子孙可能有姓白、沙的，其子孙可能便姓沙。这样解释，似乎较村中父老的说法来得自然有据。

二、户口数占沙甸全村户口三分之一的林家，自说是咸阳王女儿的嫡裔，祖籍福建，并非回教而系汉族，始祖林钟，随咸阳王来滇，任城守营参将，得王宠信，以女妻之，乃改奉回教。

再从今日沙甸村民的外貌及习性上观察，也可以对上所提出的问题得到几点旁证：

1.沙甸村中须发如银的父老不少，他们大都身躯高大，额广目深，白须垂胸，精神矍铄，其外貌与一般文弱短小的南方人实不相类。

2.勇敢而好斗。几十年来开、建、蒙、个的多次匪乱，沙甸村从未被匪攻占过。有一次万数的股匪围攻沙甸，经年未能攻破村寨，在双方相持中，村里十几岁上下的孩童，居然随着大人们追击土匪，把土匪的头颅割下来用树枝担着戏耍，这些事沙甸人谈起来都津津乐道而洋洋得意的。

3.具冒险性而富于向外展发精神。自红河流域以至思普沿边，无处不有沙甸人的踪迹，每年赴天方朝圣的人，以人口比例来说，全国恐少有出其右者。

所以，我承认沙甸父老的意见，他们的原始迁来地应当是阿拉伯。但我却要修改他们的意见，他们并不是唐朝八百使徒的后裔，却可能是六百年前从阿拉伯移来的。这并不是说今日的沙甸人并非中华血统，却是说他们当中也许有一部分人身体中含有阿拉伯的血统，但经过六百年的同化与互婚，在种族上或文化上，早已完全与中华民族混合而成为兄弟姐妹了。

四、经济生产

在上文里我曾说过：沙甸村的第一个特色，从外貌上看，村民的经济情况，似乎都比较云南各地的农村显得富裕。这话是否正确，可以从剖析村民生产情况上求到证实。

沙甸所属的几块平原上，已开垦的可耕地约为8,000余亩。这些土地虽然全属沙甸村人所有，但若以户口比例来说，每户人家平均只占有耕地约9亩。依人口比例，则每一丁口仅得田1.6—1.7亩。依此比例，田地里的生产实不可能使沙甸村民家家衣暖食饱，何况事实上沙甸的土地并非平均占有。全村900多户人家，有田者仅占45%，这45%中，田多少的情形大略如下：

有田400亩者——两户。按两户田地，并非完全在沙甸，大约只半数在本境，余均在邻近的乍甸、稍甸等地。

有田100余亩者——约4—5户。

有田50亩至100亩者——约20户。

有田20至50亩者——约30余户。

有田10至20亩者——约50户。

有田3—5亩而不及10亩者——约200余户。

完全无田者——约500户。

能完全依靠田地收入而维持生活者，仅限于上列一至四项中的人家，五至七项之家都不依靠田地维持生活。换言之，沙甸村民能依靠在自己田地上耕种所得或把自己田地出租收取租谷来生活的，尚不到100户，仅占全村户口13%弱，余90%都全依靠其他事业以维生。由此可知，沙甸这一个村寨，实际并不是农耕生活的村落，而是另有职业。所谓另有职业，包括三类：一、商贩，二、运输，三、走边区。事实上，沙甸的人民，纵然是地主，也都没有一家是单纯的拥有田地，不是地主兼营商贩，就是地主兼营运输，或者远走边区而把女眷留在村中，甚至几项事业都兼而营之。下面分别叙述各业的大略情形：

（一）农耕

沙甸村人民对于农田的耕种，完全采用密集的精耕，只要可以利用的土地，没有一寸未被利用的，犁地、除草、施肥、选种、灌溉、筑堤、开沟，都具有较高的耕作技术。农作物并不固守于专事栽种稻谷，而是随时适应需要选取经济价值最高的农作物来试种。过去个旧矿厂上需要大量的蔬菜供应，沙甸村的土地便大量利用来种蔬菜。近年个旧矿业衰落，蔬菜的需要减少，于是他们又在土地上改种甘蔗。甘蔗的栽种，比耕种其他农作物需要更多的人工，又需有许多专门技能，肥料也需要得特别多，而沙甸人经过几年的试种，现在已经完全试种成功，而且可以算是自婆兮（云南重要蔗糖地）以下开蒙各地种甘蔗收成最丰的区域。可见他们在农业上勤于用心与用力。现将村中主要农作物栽种情形分述于下：

1. 稻。沙甸稻田均不种小麦，稻谷收割后田地便任其荒置，播种前对土地耕锄非常认真，通常都要四犁四耙，始施肥下种。沙甸气候较昆明热，故春耕季节较早，每年约旧历正月半撒秧，六十天秧苗长成，即可插秧，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间便是收割期。稻田常用的肥料是豆箕、马铃薯干茎、甘蔗榨糖后的渣子及野生的苦刺。村中入畜粪便量少而价昂，故只用于甘蔗田及蔬菜地。

稻谷产量丰收之年，上好田每亩约可产谷50筒，每筒约可碾米11.4斤，即每亩上田年可产米560斤，惟此类上田在沙甸并不多。通常每亩约可收30筒谷，得米330斤。1948年沙甸8,000余亩田种稻者仅及十分之二强，余皆种蔗及菜蔬，即以每亩产量300斤计，全年产米量也不过50万斤上下，尚不足供应沙甸村人一年的食用，所以沙甸村的食米，多数是靠邻近各寨输入的。1949年春蔗糖上市时，糖价大跌，种蔗者无利可图，是以全年村中田亩种稻的面积又较增加，约占全村田亩十分之四强。

2. 蔗。本村种蔗的历史不过二、三十年，其间尚有一段小插曲：最初种蔗是向开远人学得的方法，蔗种也是由开远输入的。因沙甸气候适宜，加上村人勤劳，收成大佳。开远蔗商恐沙甸甘蔗大量生产夺去了开远市场，便宣称沙甸种出的蔗不能榨糖，抑低价钱收买。当时沙甸因自己不会榨糖，不能不低价把甘蔗卖给开远蔗商，村人受此损失，乃放弃种蔗计划，致村中蔗业中途又冷落了几年，后来知道是受了开远商人的愚弄，于是自己开设榨糖厂，自种自榨，种蔗事业乃日盛。现时的产量，居村中农产品的第一

位。

村人栽种甘蔗通常用三种方法：用得最普遍的是轮地埋根法，即把蔗节埋在地下，一年长成，收割后，这块蔗田第二年便不再种蔗，而改种他种农作物，使间歇一年后，再种蔗，如此轮替栽种，产量最丰。第二是原地埋根法，即同一块地上连续几年种蔗，惟每年蔗收割后，必将根掘起，重新犁地加肥，再把蔗节埋在土内生新蔗。这种栽种收成较差，一般只能有轮地栽种的六成至八成的收获。三是宿根法，甘蔗成熟收割后，不移动原根，任其埋在地下，将原根四周的土锄松，上加盖新土，并加肥料，新蔗便可从原根上生长，这种栽植法收成只能及轮地栽种的四、五成。

种蔗不仅需要大量人工，还需要多量肥料。蔗田四周要掘深沟以泄水，田土要细腻均匀。先在土中施畜粪，正月埋下蔗节，二十余日便出芽，长到四、五月便需要大量施肥。主要的肥料是油枯（即菜子榨油后剩余之渣饼），大概每一亩地可种蔗4,000—5,000株，需要油枯400—500斤，到十、冬月间蔗便成熟，但最好能任其生长到腊月甚至翌年正月再割取，含糖量便非常丰富。

种蔗的利益比种稻大得多，上好田每亩年可出蔗5,000株，每千株可榨糖200斤，一亩地所产甘蔗便可榨糖1,000斤。笔者在沙甸调查时的糖价是每百斤糖值大米200斤，依此价值，每亩地所收蔗榨成糖后可换得大米2,000斤，若种稻则每亩地最多年产量得米4公石，只合600斤。虽然种蔗所需要的肥料、人工比种稻的多，但两相比较，种蔗的纯利仍较种稻大。所以沙甸村的农田，1948年竟有80%的面积栽种甘蔗。不过种蔗的收益，也并非经常如此丰厚稳定，例如1948冬收蔗榨糖，1949年春糖价暴跌，最贱时每百斤仅售得大米50市斤之值，即以最好田最高收成计算，每亩出蔗榨糖后，也不过换得大米500斤，实际差不多仅敷肥料支出，所以1949年村中种蔗者便远不如1948年多。想不到糖价到目前又复大涨，每百斤糖竟涨到大米200斤之值，这价格可算是沙甸种蔗以来最高的糖价。根据种蔗的农家说：糖价若能卖到每百斤糖换大米100斤，种蔗便有利可图，倘低过此比例，那便不如老老实实种稻了。

3. 菜蔬。沙甸村所产的菜蔬，有一个最大的出路，便是供应个旧市场的需要。个旧是云南的一个锡矿区，矿产最盛时，全区矿工数达15万人之多，日常需用的菜蔬，半数以上是由外地供应的，沙甸便是一个重要供应地。所以，过去沙甸田亩大部用以种菜蔬。菜蔬的种类包括芋头、青菜、白菜、马铃薯、玉蜀黍、红辣椒等。芋头和红辣椒是此地的特产，芋名黑茎芋，叶大如荷，茎黑似炭，芋色白而甜嫩。红辣椒即有名的樱桃椒，成熟时色鲜红，形如樱桃而略大，干后红色仍不变，有辣味强但略带清香。1949年产量特多，杨氏农场中即出产2万斤以上。近年个旧矿工大减，1949年全区仅45,000人，1943年仅3,000人，致个旧本地所产蔬菜，尚须向外谋销路，沙甸种菜事业，因之一蹶不振。

4. 杂粮。有玉蜀黍、黄豆、蚕豆、高粱等，惟产量不多，也有一部分运销到个旧。

5. 水果。有香蕉、石榴、无花果等，过去都仅是私人家园子中随便种植几株，故产量并不多。近来村中有人成亩种植香蕉，产量很好。香蕉种由开远移植来，若移植树高三尺者，则一年可结实。杨氏农场中种了3,000株，1948年虽经霜害，但1949年结果仍根丰富，最盛者每株可结香蕉300个，一般情形都可以结100个以上。若以每十个值大米